

【行走】

我的半日游

□丹萍

我喜欢一个人旅游。如果几个人一起旅游,就要照顾大家的满意度,难度指数级增长。

旅游我最爱的部分是坐火车或飞机,尤其喜欢规划在长途火车上吃什么。前几天,从景德镇回来的火车上,吃的是中午和朋友聚餐剩下的樟茶鸭,还有半碗凉米饭、半份糯米糍粑,配上买瓷器时老板送的绿茶,用我的保温杯泡了——每一口都仿佛旅途的记忆余音袅袅。

我最爱的风景是地平线。隔着大片的农田,看夕阳沉入远山,或者站在山顶,望着城市的高楼模糊成未来感的水墨画,都是我必会惊呼的时刻。

最近我迷上了半日游——在某段行程之外,刻意通过转机来增加一个目的地,通常比直飞还便宜。而这个增加的城市,因为待的时间不长,我就直接去一个最想去的地方,或者是在海边坐坐,或者是逛博物馆。

无锡转机半日游,我就直接去了寄畅园,还在旁边吃了王兴记小笼包,复刻了乾隆下江南的半个工作日。

合肥转机半日游,我搭公交车去了安徽博物院,看了讲解徽派建筑的一个展。展览是沉浸式的,展厅内搭出了徽派的院落和建筑,简洁清晰。后来几天,我去了歙县,整个行程好几天,天天满眼都是徽派建筑,很美,但太丰盛了,太满了。这时候好怀念在安徽博物院的那几个小时,怀念那些作为知识碎片的马头墙和石雕漏窗。

旅游也有鄙视链,像我这样的半日游必定在最底端。半日游肯定只能浮光掠影,但我并不想深入了解任何一个地方,我们家阳台上的花,我都认不全。我总觉得,有些事情,越想了解,离真实就越远,一眼望过去的,其实是对的、准的。

前几天在南昌转机,有几个小时时间,想起有个大学同学在南昌工作,几年没见了,就想要不要约她出来见一见。

我现在到一个城市,如果要待上一两天,会在社交媒体发几张当地风光图片做“钩子”,有朋友看到了说要来见我,我就开开心心地跟朋友聚会;没人“上钩”,我就一个人逛。我特意翻了翻这个大学同学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,就几条,都是关于孩子的,旅游或者是参加各种比赛,猜想也许她中午要给孩子做饭,然后送孩子上学,自己再去上班,肯定是兵荒马乱的一两个小时,我临时约她,会给她造成很大的困扰,于是作罢。

离开南昌,火车开动的时候,我给同学在网络上留言,她看到了,和我聊了好一会儿。挺奇怪的,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近了,聊天感觉很亲近,挺好的。她说,这次错过了,下次一定要约上。这时候火车渐渐驶出南昌西站,我也依稀感觉到朋友送别的情意,足够了,很温暖。

其实,相忘于江湖是常态,有机会错过已经够好了。

对一人、一地,了解多少算多呢,相处多久算长呢?既然不能穷尽,取一瓢饮也不失为一个策略,我才不怕别人“两瓢笑一瓢”。

以上,是最近出去玩的一些感受。

(作者为资深媒体人,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)



【真情】

□星袁蒙沂

很久没端详母亲的手了。

那天回老家,到家时已是晚上6点多。母亲开始忙活做饭。我的情绪在这个超级热的夏日立马被引爆,埋怨母亲没听我提醒,埋怨母亲做饭晚了。大儿子晚上6点50有网课,一直上到9点半,我多次跟母亲强调下午早做饭,让大儿子早吃饭、早准备。

眼看着赶不上吃饭了,我很着急。如果等儿子上完课再吃饭,得晚上10点,吃完饭接着睡觉,对胃肠不好;若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再睡,睡得又太晚。

母亲啥都没说,抓紧炒菜。或许,即使我不说话,母亲也已清楚耽误孩子吃饭了。我和妻子下午5点下班,带了点吃的,从镇上着急忙慌往老家赶,心里想着,如果到家时大儿子已吃完饭,趁上课前的一点时间,我再给他讲几道昨天做错的数学题。如果等他上完网课再交流探讨,一是不利于他洗漱早睡,二是我们得一直陪着等他,待讲完错题,我跟妻子再返回镇上,最早也得到晚上10点半左右。

正当我闷闷不乐时,小儿子突然凑过来,说:“老爸,你往后别再让我奶奶上山摘酸枣了,手上都扎破了,光淌血!”我这才注意到,门后一侧靠墙的缝纫机上,放了一小包野酸枣。那些酸枣装在一个白色塑料袋内,多数是青的,个别刚泛白。

农村老家在小山脚下,出我家院门往北即是上山的斜坡,顺着斜坡往上爬,二三十米即出村,大大小小的酸枣树,就这么零零星星一棵棵或一片片地分布在附近。这个季节,绝大多数野酸枣还未成熟。今年7月,我们这里的气温都在三十三四摄氏度,有时甚至能达到三十八九摄氏度。因为担心中暑,我在电话里跟父母说过很多回,“现在天太热,不能出门,一旦得了热射病,很难治疗,很危险。”怕他们闲不住,我还特意强调说:“如果真要去地里干活,一早一晚的可以,中午到下午4点之前,千万别出门。”因为镇上陆续有中暑的,父母也听说了。那阵子,他们倒还挺在意的。这段时间,气温稍微一降低,父母又开始去地里干活了,有时是喷药,有时是除草,反正都是他们口中“急等着干的”。母亲去山上摘酸枣,若非小儿子说起,我压根儿不知道。

野酸枣熟透后,酸酸甜甜的,挺有滋味。只不过它们个头小,皮薄肉少核大,枝条上到处有刺,不光有长刺,还有短钩刺,徒手摘很容易被扎伤。如果用木棍敲打,然后去翻找捡拾,确实不容易。有些混入杂草丛中的,藏得严实,很难扒拉出来。酸枣的味道与大枣不同,肉却比大枣少

酸枣泛白时

很多。因为采摘困难,加上天热,有那工夫还不如去超市买些大枣吃,虽然大枣代替不了酸枣。

我的抱怨,本来就是一时情绪化的。想想母亲,大热天去摘酸枣,挨晒受累不说,手上被酸枣刺扎得这儿一道那儿一道的,又疼又麻又痒,肯定难受。我解开塑料袋,抓了一把野酸枣,捏了一个放进嘴中。野酸枣是青绿色的,证明还不熟。吃进嘴里的那个,略感青涩,像嚼木渣渣。又挑略泛白的尝了几个,不酸不甜,皮还发柴,没一点儿滋味。

这一包,是母亲挑选出来的,都是大个儿的,是留给她的两个孙子吃的。那些小的,肯定更没滋味,装在大袋子里,留着去卖,卖出去,也不是流进市场供人食用,而是卖作药用的。酸枣的用途很多,酸枣树的嫩芽可做茶叶,果实可食用,酸枣仁有宁心安神、养心补肝、生津敛汗的功效。我小时候见邻居大娘家用石碾轧过酸枣核。被轧碎成颗粒状的酸枣仁,用白糖炒一炒,做成粗糙的小饼,甜滋滋、酸溜溜的。

母亲上山采摘野酸枣,不必晾晒,鲜着即可卖给集市上收购药材的。母亲说:“前段时间集市上2.5元一斤,现在2元一斤,有点便宜了,暂时先不卖!”

可能跟年龄小有关吧,看到奶奶的手被扎破了,小儿子凑过去问这问那,还告诉奶奶,等他长大了会如何保护奶奶、如何照顾奶奶。小家伙顽皮、淘气,有时却也很贴心。

当我再一次强调天太热不能出门时,母亲解释说,“就在里山弯摘的,没上山。”我不让父母出门,是出于安全考虑。母亲的回答,是想让我心安。在她看来,不走太远就是安全的。小儿子看到的,是奶奶的手被扎破淌血了,他觉得奶奶的手肯定很疼。而我,根本就没看母亲的手。

母亲的手,是不需要刻意去看的。一日三餐,那是一双洗菜、淘米、烧火、做饭的手;一年四季,那是一双不分早晚、不挑轻重、不问寒暑,帮着父亲在家里家外务农的手;面对全家老少,那是一双缝缝补补、洗洗刷刷、不知疲倦一直忙碌的手。那双手,是一双瘦瘦的、干干的、皱皱的、黑黑的、瘪瘪的将近七十岁的手。这次我没看,但我常见,我清楚地知道。

母亲的手上,肯定有许多划痕、裂口和“针眼”。也可能,手背或有的老茧处,里面还沉睡有断进去许久没来得及挑出的酸枣刺尖尖,很深,很黑,很硬的那种。

(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

【读心】

豁达,是人生最后的珍藏

□汤乙清

作家余华在《第七天》里写道:“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,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,我将永远困在这潮湿中,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,掀起狂风暴雨。”

面对死亡话题,人们普遍讳莫如深,视为言语禁忌。但古之智者早有哲思:庄子从“生亦何欢,死亦何苦”中悟出了“齐生死”的通透;《淮南子》则以“生者寄也,死者归也”道破真谛——生不过是天地间的暂居,死才是人生必然的归宿。

不久前,一场以“安宁疗护”为主题的医学学术会议,更像是这份哲思的回响,让我重新认识生命之旅。十余名医学专家坦诚对话,那份诚挚、宽容与博爱,如一束光,照亮世俗禁地;我的心也似被反复撞击,波涛翻涌。

清华长庚医院的路桂军教授讲述了一位患胰腺癌的画家的故事。这位画家将生命中最后四个月视作画布,以明亮、祥和、宁静的色调,重绘自己因癌痛而趋于灰暗的人生终章。他办了一场名为“和解”的画展,当一幅幅独具风致的作品在眼前掠过,我深切感受到他历经生命跌宕后的明彻觉知,也触摸到一个无忧无惧、自由跃动的内心世界。画布的光影里,藏着与世界握手言和的温柔与豁达。

山东省立医院肿瘤科的陈健鹏医生曾遇到一位因过往纠纷,每次见到儿子便训斥驱赶的患病老父亲。陈健鹏兼具“家庭医生”与“调解员”的角色,以叙事医学的积极视角,引导他们重新审视家庭关系,一点点融化了老人心底的坚冰。最终,老父亲接纳了儿子,解开多年心结,互致歉意、爱意与谢意。最后,老父亲在儿子与爱人的陪伴中,带着满足的微笑安然离世。

福建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许天文医生,有着医生与患者的双重身份。自身的病痛,让他对患者多了共情;援非的见闻与经历,让他更懂医疗不只是与疾病作战,更是道德层面面对生命整体的尊重——“去治愈、去帮助、去安慰”。“相识已是上上签”,他反复说着这句话,还征集“亲人笑脸”,希望为困境中的人们带去力量。外界称他为“身有疾、心有爱,有反思、懂感恩的智者与行动派”。

也有医生提出,理性推动生者与逝者的互相观照,至关重要。盛京医院的王玉梅医生认为,安宁疗护的价值在于“生死两相安”——让生命终末期的病人了却未竟心愿、化解难释遗憾,也让生者获得心安与前行的勇气。北京海淀医院的秦苑医生则说,医生要善于做“发问的大师”,在家属情绪“不应期”过后,二次理性告知,把决策权真正交还给患者或家属。

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蔡兆勋总结了临终关怀需要做好的五件事:协助病人做好生命的回顾,实现自我肯定;帮他们化解与家属亲友的隔阂;支持他们完成一个心愿;陪伴他们与亲友道别;助力心灵成长,从容面对死亡。

随着专家们的讲述,世俗对死亡的禁忌之墙仿佛在慢慢坍塌。庄子在妻子亡故后鼓盆而歌,并非无情,而是对生命步入另一种形态的尊重。正如陶渊明所言: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

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特聘专家黄仁杰先生现场教大家“蝴蝶拍”:双手交叉抱一抱自己,轻轻拍打。人终会在不同阶段遇见不同的自己,哪怕即将面临死亡,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拥抱、一份温暖与坦然。

余华的挚友、已故作家史铁生曾用“夕阳与旭日”诠释生命:“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,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。”这是对生命循环的诗意图。

“夕阳与旭日”,本就是生命的一体两面,“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”,也诠释着“向生而死”与“向死而生”的哲理。我们应平静迎接生命的诞生,也从容步入生命的落幕,做到“悦生不恶死”——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